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6 October 200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30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八年

2003 年 10 月 15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03 年 10 月 13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雷沙特·恰拉尔阁下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0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乌米特·帕米尔（签名）



2003 年 10 月 15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03 年 10 月 13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雷沙特·恰拉尔阁下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03 年 10 月 9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拉乌夫·登克塔什阁下给你的信。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

雷沙特·恰拉尔（签名）

## 附文

### 2003年10月9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拉乌夫·登克塔什阁下 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希族塞人领导人塔索斯·帕帕佐普洛斯先生于2003年9月25日在纽约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发的言。

每年我们目睹希族塞人官员出现在此一大会上，重复他们针对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恶名昭彰、毫无根据的指控，并将塞浦路斯问题描绘成一个“入侵”和“占领”问题。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帕帕佐普洛斯先生照老样，不过是扭曲事实，意图规避希族塞人方面在制造和恶化塞浦路斯议题上的责任。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帕帕佐普洛斯先生的发言具有特别的重要含意，因为这些言论不仅证实我们的正确看法，即希族塞人方面尚未接受按照基于主权平等的新伙伴关系条件同土族塞人一道共享该岛屿今后发展成果的想法，这显示出，明白拒绝接受土族塞人方面以任何形式作为其平等对方。显然，此种办法无助于促进和解，尤其是在此时；就我们而言，我们业已采取了各项步骤，朝向可促进该岛上双方之间的信任和睦邻关系的目标努力。

首先，必须强调，帕帕佐普洛斯先生在其发言中口惠而实不至地提及各项决议，其中没有任何一项曾述及1974年土耳其正确的介入是“侵略”或“入侵”，或随后土耳其部队在该岛的驻防是“占领”。事实上，土耳其的介入阻止了希腊的非法并吞塞浦路斯；介入行动是依据其1960年《保证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应现已瓦解的1960年共和国土族塞人共同创建人伙伴的请求而进行的，而且按照所述条约第4条的规定，介入不但完全合法，并且也完全合理。土耳其介入塞浦路斯的合法性也可由欧洲委员会议会于1974年7月29日通过的第573（1974）号决议和雅典上诉法院于1979年3月21日作出的判决获得肯定。

事实上，发生在塞浦路斯的唯一占领行为是希族塞人方面强夺了40年之久并继续占领着的曾是双民族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政府所在地。至于“入侵”，我只愿回顾希族塞人领导人马卡里斯大主教于1974年7月19日在安全理事会上作的激动人心的发言，其中他公开指控希腊，而非土耳其，入侵和占领了塞浦路斯。他的发言是随着1974年7月15日希腊政变之后作的，已完整记录在联合国的编年史内，不须由我赘言。不过，政变之前塞浦路斯境内发生的事件对揭露出希族塞人方面对该岛屿目前的分裂局势必须负全责是更加至关重要的，至少是同样重要。

1963至1974年期间，希族塞人在希腊的支援和煽动下，对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民施以恐怖主义和暴政，旨在将该岛屿并入希腊。在此期间，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民享有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几乎是不存在的。数百名土族塞人被武装的希族塞人准军事部队成员杀害或致残，四分之一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口（约

3 万人民) 变成无家可归者。逾数百人遭劫持或强迫失踪, 再也无人见到他们或听到他们的消息。有大量明确记载的证据显示, 在 1963 年至 1974 年期间, 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民的前伙伴针对土族塞人进行了系统化的种族清洗宣传运动。只要看一下秘书长的报告和这段期间的新闻报道, 便可知道希族塞人推动希塞统一运动所造成的情势的严重性。

希族塞人本身必须对暴力行为负全责, 此一暴行背景已致使塞浦路斯分裂; 将该岛屿两种民族彼此隔离, 并已为此而把土族塞人赶至零落的仅占塞岛面积 3% 的飞地达 11 年之久; 而且最后导致了目前的分裂局势。

至于帕帕佐普洛斯先生就联合国系统和普遍目标提及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应该指出, 1960 年合作伙伴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正当性端赖两种民族共同加入和有效参与该国所有组织。任何一方都无权统治另一方或作为整个岛屿的政府。促成建立早已瓦解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 1959 至 1960 年协定, 其基本特色是一方伙伴不得主宰另一方伙伴。1963 年 12 月, 1960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希族塞人伙伴诉诸暴力, 并以武力篡夺国家机制。此后, 岛上便不再有一个无论是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足以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联合中央行政当局。换言之, 南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以其篡夺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名称并无法律上或道义上的权利足以代表除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民外的任何人。

至于有效性, 我倒要同意帕帕佐普洛斯先生, 无人能象希族塞人那样精于利用国际的承认, 作为损及土族塞人方面的政治手段。国际社会的确已不公正地将希族塞人行政当局视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政府”, 这一直是也将继续是鼓励希族塞人方面拒绝与土族塞人平分权力的主要根源。正如同众所周知的, 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假借其伪称的“塞浦路斯政府”的身份行事, 单方面地和非法地申请欧洲联盟(欧盟)成员资格, 而欧洲联盟不顾我们合理的反对和国际条约禁止这一可能结果, 却接受了和处理了所述申请, 这对旨在使塞浦路斯和解的努力已造成了重大的破坏效应。

2002 年 12 月欧盟宣布将接受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代表塞浦路斯作为一名新成员, 当时, 希族塞人方面便在其对一项谈判解决的立场上严峻起来, 深信一旦“塞浦路斯”成为欧盟的一名成员(希腊是其成员, 土耳其却不是), 那么, 诸如两区体制、对三项自由的限制、以及继续 1960 年保证系统等一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接受参数便将消失。在我的倡议下, 终于在 2001 年在海牙举行会谈, 从而开始了直接会议。在整个直接会谈进程中, 希族塞人方面持有的不妥协和不变通态度都证实了此一立场。

正好同帕帕佐普洛斯先生所声称的相反, 我们都知道, 会谈不是因为我们这方的不妥协的结果而归于失败的, 只是因为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在其欧盟成员资格前景的振奋下, 不愿对伙伴关系间地位平等概念让步和将主权平等和两区体制原

则理解为实际条件。将会谈同狭窄的“塞浦路斯加入欧盟”计划的时间表联系起来的不幸的决定无法也无助于开展有意义的进程。

尽管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持着负面态度，我们仍专注于大力推动旨在达成全面解决的努力；你必然记得，我于 2003 年 4 月 2 日提出了提案，旨在渡过两个民族间信任上的重大危机，这一危机阻挡了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途径。这套提案包括开放瓦罗沙的部分围栏地区，以供重新定居；移除希族塞人方面对海外贸易、运输和旅行以及对文化和体育活动强加的所有限制；人民，包括旅客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行动自由；以及货物的自由移动。不幸的是，希族塞人方面甚至尚未审议这些提案，当天便一口予以回绝。

此外，为求通过建立一种新的信任气氛，促进寻求和解，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部长会议于 2003 年 4 月 21 日通过了一项决定，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同南塞浦路斯之间的过境提供了新的办法。这是一项历史性决定，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双方人民一致对其作出积极的反应。

正如你熟知的，塞浦路斯问题中最基本议题之一是财产议题。土族塞人方面早已向希族塞人方面提议设立一个联合财产索赔委员会，以审查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财产索赔问题，并制订模式，根据商定的两区体制解决财产议题。希族塞人方面一直拒绝此一提案，受影响的财产所有人则被剥夺了有效的补救办法。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在未获得希族塞人方面的合作的情况下，与有关国际机构协商，经由其大会通过了一项新法律，为以下情况的希族塞人提供补救办法：希望接受对其财产的全额补偿；或将其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的财产与在南部的土族塞人财产交换。此一法律所涉人道主义和实际影响无论如何都是极为正当的。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对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此一新的开放做法的反映也是负面的。希族塞人官员对那些选择使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此一法律补救办法的人一直在轮番加以谴责。这一做法构成了公然企图削减希族塞人的个人权利，并破坏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提供的充分符合有关国际规范的有效文书。

希族塞人的政治领导人多次提及这类问题应通过对该岛屿的政治解决方式予以解决的原则。希族塞人内政部长安德烈亚斯·赫里斯图说，土族塞人在采用一项解决办法后将得以获得其补偿（2003 年 9 月 6 日，哈拉维吉）。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发言人安基普罗什·赫里索斯托米迪什也说，财产议题是一项唯有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后才可永远解决的议题（2003 年 7 月 21 日，马希）。还应铭记，自 1963 年至 1974 年期间土族塞人应从希族塞人获得补偿的冗长的名单也仍然悬而未决。

你一定记得我 2003 年 7 月 11 日的信，其中我请你支持着手实行另一重大的承诺。土族塞人方面提议在联合国管理下开放尼科西亚国际机场，以便服务双方。提议的一揽子办法也包括 1993 年和 1994 年联合国建立信任措施提案内预见的其

他措施，例如在联合国管理下开放瓦罗沙围栏区，以供重新定居。希族塞人方面也拒绝了此一建设性提案。

兹引述帕帕佐普洛斯先生本人关于中东局势的话，他说“双方在所有级别上应展示必要的政治意志，此一意志并须同当地方向正确的持续行动相一致”。最近，希族塞人领导人对我们任何方面提出的每项倡议都不回应，塞浦路斯境内这种发展情况毫无疑问地显示，希族塞人方面声称的寻求一个“可运作和可行的解决办法”的政治意志不过是空洞的言论，旨在使听众产生好印象而已。数年来，希族塞人领导人宁愿紧紧抓住夺得的塞浦路斯政府名称，而不根据当前的普遍实情重建新的伙伴关系。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民事实上都愿意并随时准备找寻针对塞浦路斯的政治解决办法以及成为欧洲联盟成员，但须以尊重法治为条件，其中规定除非塞浦路斯双方保证人祖国都是某一联盟的成员，双方才能加入该某一联盟。不过，同样真实的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民也随时准备并决心确保他们的国家（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不被任何手段瓦解，并且不计任何代价继续保护其固有权利和利益，决不屈服于希族塞人想主宰塞浦路斯的愿望。

关于最重要的人权议题，我要着重指出，希族塞人不能就塞浦路斯境内发生侵犯人权和自由的情事责备任何人，尤其是在希族塞人假借篡夺的“塞浦路斯政府”名称强加于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民的非人道禁运继续不断执行之时。希族塞人无所不包的禁运的范围从否决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民出席国际论坛的权利，以至不准或限制他们到海外旅行及同世界上其他地方通讯；剥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同外界之间的贸易和旅游；阻碍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民同其他国家之间的所有文化和体育关系。

此外，尽管土族塞人方面采取了积极行动，希族塞人当局继续阻拦希族塞人和旅客两者过境前往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当局不允许旅客在北塞浦路斯过夜，并威胁那些选择停留的希族塞人和其他人员将对其采取法律行动和科以罚款。如果有人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的土族塞人商店购买消费品，在返回南塞浦路斯时便会面临难题。希族塞人新闻报道证实，尽管公众面对这类无意义行为时愤怒不已，但希族塞人警察仍旧继续没收这类货品。

关于失踪人员的人道主义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帕帕佐普洛斯先生故意不提及任何土族塞人失踪问题，这些人员在 1963 至 1974 年暴行期间失踪的。当然，此一立场是符合希族塞人关于这个敏感议题的固有政策的。尽管实际和直接证据证明了被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列为失踪的希族塞人多数都是在 1974 年 7 月 15 日政变期间内战中遭希腊人杀害的或是死于政变导致的事件，但后来的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却设法对希族塞人和同样对国际社会掩蔽真相，为时达数十年之久，同时还漠视失去亲人的双方家庭，利用此一人道主义议题，以取得政治利益。

在这方面，应该记得，当南塞浦路斯一系列戏剧性的动作揭露了有关列在失踪者名单上的所谓“失踪人员”的真相，尽管明知这些人员早在 1974 年政变期间已死亡之事实，然而，当时的希族塞人外交部长扬尼斯·卡苏利德斯先生却承认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对“失踪人员”的亲人“须给予许多道歉”。

正如你熟知的，唯一主管解决塞浦路斯失踪人员问题的机构是 1981 年设立的自主的、三方的联合国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名土族塞人、一名希族塞人和一名由秘书长任命的中立成员组成。即使从该委员会的组成情形也可清楚看出，土耳其并非此一议题的当事方。鉴于这些事实，帕帕佐普洛斯先生未提及该委员会，并企图将失踪人员问题同土耳其联系起来，这正显示出希族塞人领导人仍不想终止此一人道主义磨难，而想将它延续下去，并为此而通过解散该委员会方式把它转移至其他论坛，因为他们认为该委员会由于其结构，不仅让双方可站在平等的地位发言，而且还可确保不偏不倚。

我要趁此机会重申，土族塞人方面随时准备提供充分合作，正如迄今一样，在该委员会内依照双方有关家庭的期望解决该议题。我们只希望，希族塞人方面如果采取同样的建设性办法，就不会轻忽人类的痛苦，并揭示在 1974 年 7 月 15 日希腊政变期间死亡的所有希族塞人的姓名和埋葬地点的整份清单，从而移除朝向最终解决此一旷日持久的议题的进展之途上的主要障碍。

至于帕帕佐普洛斯先生关于难民的发言，我仅愿回顾以下历史事实：塞浦路斯流离失所者问题业经 1975 年 8 月 2 日第三项维也纳公约基本解决；根据该公约，双方已同意在联塞部队的监督下，在难民各自所在的领土上予以自愿分组。该协定及其执行情况皆完整地记录于联合国有关文件（见 S/11789 和 Add. 1）。

关于所谓的“飞地”议题，值得注意的是，飞地一词是在秘书长的有关报告中首次使用的，以形容 1963 年至 1974 年期间土族塞人被希族塞人强迫入住的地区。最近，希族塞人方面利用在北塞浦路斯境内居住的数百名希族塞人为借口，企图利用“飞地人民”一词来搞宣传。事实是，自从 1974 年土耳其解放土族塞人以来，塞浦路斯便没有飞地人民了，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境内居住的希族塞人已享有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其他居留者相同的权利和生活条件。

在我结束本函以前，我要重申，正如同我在 2003 年 7 月 24 日的信中向你保证的那样，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军事当局随时准备同联塞部队讨论尼科西亚及其附近地方的排雷议题。

总统

拉乌夫·登克塔什（签名）